

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九

鴻灣文章

序

王先生詩序

醉藥軒遺詩序

潘景升戊己新集序

秋閨夢成詩序

周元如遺詩序

渚宮草序

汪子戊己詩序

南北遊草序

古權堂詩序

萬茂先詩序

操縵草序

二嚴書義序

汪間夫時文序

譚友夏合集 卷九 目錄

金正希文稿序

官子時文稿序

刻黃美中文序

黃葉軒詩義序

譚友夏合集 卷九

鵲灣文章

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

序

王先生詩序

王先生之爲性情也。人驚以爲癖。相隨而議之。惟春與其里之袁子不覺也。以其不覺者。而求王先生之性情。是亦古人之性情矣。以其所覺而驚。驚而議者。而王先生之性情。於是乎益古人無疑焉。王先生之性情。旣已如此。而予又與之復述故聞曰。詩以道性情也。則本末之路明。而今古之情見矣。嗟乎。性不審而各爲其情。不審而各爲其情。將率天下而同爲此各有之性情。以明其不癖。是其於性情也。苟然而已矣。由此而之焉。一步一趾。苟然也。由此而笑語焉。苟然也。由此而吟諷焉。苟然也。而彼方自肆曰。我以道性情。其詩之謂夫。嗟乎。竭生平之力。而徒以成一苟然。而又皆果出於天然。由中之言。豈不惜哉。夫性情近道之物也。近道者。古人所以寄其微婉之思也。自古人遠。而道不見於天下。理蕩而思邪。有一人焉。近道相與驚而癖之者。勢也。則今之癖一王先生者。亦自其天然。由中之言也。王先生欲以古人之道。安於性情而行於詩。而欲以易乎今之所由中。無勉強之物。予愛其將不可得。而王先生聽之固已久矣。王先生者。公安人。其人抱素。尙能冥心無生之旨。春與袁子皆稱爲先生焉。

醉藥軒遺詩序

譚友夏合集 卷九

當此時也。予益不敢觀人之詩矣。末法滔滔。荷濫相沿。讚歎少則怨怒多。必至之勢也。人既視詩爲可與可廢之物。而怨怒之後。遂失一友。讚歎由我。甚無足謂。吟者資爲體貌。觀者因而涉世。苟非有幽獨剛靜之士。不能實讚歎。以待才士詩成之日。而詩之一道。未免以全交而廢。吁。可念也。予友黃子伯素。爲孝廉。孝敬淵馴。自守奇士也。每盡其詩示予。予於手口間也。甚踟躕。伯素雖性恂恂。無怨怒。而交亦坐是不深。久之。乞一紙。養其親。病。勸上遂死。予既久莫見其詩。茫然於君所以進退。而君之亡也。猶及盡其詩示予。命其弟仲宅。踵門而致遺言。予急取觀之。向聲已杳。然無存。而心中腕降。神起。氣落。幾不知其所來。予讚歎之懷。滿不能流。使伯素而在。寧不足以深伯素之交。而予真實談詩之意。與神鬼事友之心。俱不得不待乎今日也。予嘗言。凡爲詩者。非持此納交也。所賞人詩者。非爲我交好也。當伯素在日。好學深心。不止以進取自見。又內行夷粹。可畏而親。誰不利其爲友。迨其死而讚歎出。予亦拙於交。伯素矣。拙於交。伯素之人。而誠於讀伯素之詩。亦庶乎詩之一道。以拙交而興焉。不然。予惟不敢觀人之詩也。斯已矣。

潘景升戊己新集序

新安潘景升。年六十餘。其文與詩。足以自固於六十之年。其名足以自固於文與詩。而才多意深。復以向來之文與詩。取而質於年。以向來之名質於文與詩。若不足以自滿其望。自盡其才。自對於後世之人者。而戊己間。復潔其體。深其思。振其衰。神明其用。是爲濔濔清溪二集。而屬予言其故。予嘗諒天下之人。其虛衷而從事於變移之途者。非盡虛衷也。才足以變。不必止於其所也。其拾取於先輩。莊守其故物。而不思一變。且以變爲非者。非盡自滿也。中實有所愧恨。但才不能變。以爲吾既不能變。而示人以欲變之意。不可多人。以善變之能。又不可不得已。而安其舊。以笑天下之變者也。嘗憶楚先達有言曰。吾不復作詩。聞者愕然。先達曰。吾頃在世務中。日不暇給。何敢言日新。夫新者不得入。卽舊者復將出。予常悚然念其言。以自勉。而景升六十有餘之年。好學深思。不倦。

皇皇終日。若有所營者。能變故也。景升六十年中。初與瑯琊雲杜遊。驪然同志也。已而與袁氏交復驪。兗州諸先生力追乎古。以爲古。石公遊千古之外。以追乎古。今二三有志之士。以爲無所爲。古內古外。而清明在躬。志氣如神。卽古人之用意。下筆俱在是。而景升復婆娑翺翔於其間。其年能待其才能不衰。景升得乎天。前後之交。如一時一士。景升得乎人。而予皆歸其功於變。夫不變不化。則又安有景升矣。

秋閨夢成詩序

古今勞臣思婦。感而生嘆。夫嘆之于詩。亦不遠矣。何難卽形而爲詩乎。嘗有一言數語。真篤淒婉。如猿之必嘯而後已者。非盡係乎才也。嘆所至也。然役或不盡於戌時。或不及於秋情。或不生於夢體。或不限於七言律數。或不至于百篇一嘆而已矣。閩友宋北玉。好奇人也。偶過荒垆。墟垣心動。忽於架上得秋閨夢成七言律百首。爲虎蘭馬氏女作。見其中有芳草無言路不明之句。驚怪而卒讀之。凡秋來風物水月枕簾衣裳砧杵鐘梵其清響苦語。一一搖人。而至於英雄之心曲。舊家之喬木。部曲之凍餒。兒女之瓢粒。有悲天憫人。勤王恤私之意焉。其夢中聲情步履。不可爲狀。一若去來於孤燈瘦影間。漁陽之道路。夜經寸腸之車輪。朝轉豈止鶴鳴於埳。婦嘆於室而已乎。嘆者不足以盡其才者也。才者不足以盡其魂者也。誰爲題之曰香魂集。吾謂如此女郎。而以婉變待之。但恐不受耳。或傷其太苦。予曰不然。伯兮之詩曰。願言思伯。甘心首疾。彼皆願在愁苦疾痛中求爲一快耳。若并禁其愁苦疾痛而不使之有夢。夢餘不使之爲詩。此婦人乃真太苦矣。嗟乎。豈獨婦人也哉。

周元如遺詩序

亡友京山魏太易者。詩人也。屢欲選刻其遺稿。不知何以故而屢止。予又嘗序人詩。選刻人詩。如譚叟陳令皆朝入目。而夕命梓氏。意欲以備明詩一人一種。惟恐速朽。不知何以故而於太易屢止。太易子弟常疑吾薄。卽予幾無以明吾厚也。有時而愧念之。蓋詩之爲道。淵洞寂歷。人天不尸。而我徒以高興絕才。揚揚天死。不惟己之。

歲月不積其光。而同時講究之友朋。俱不到乎此。何從而自變。何從而聞之。故予蚩蚩然幸而過於三十也。然後有以自致其力。與朋友同進退。始觀太易作。如觀少時自作。有不代爲高興絕才之悔。而肯以未竟之業。竟此詩友耶。屢選屢止。其此故也矣。一日黃子以實出其友周元如詩稿已亡矣。已選矣。已刻矣。索予序。予嘆息久之。其高興絕才如吾太易而不久留人間更甚。與與才之明明紙上者。如其人復在。而年齒之脈脈地下者。如其詩已有進於此。而又如其與與才之已歸於無存也。然則嘆其年者。刻其詩可也。想其詩者。恨其詩亦可也。晉人悼友早亡。輒引苗不秀。秀不實爲嘆。不知此苗長青於天地之間。卽是秀。此秀不斷於朋友之心。卽是實。豈在蚩蚩歲月也哉。予亦歸而選太易詩矣。

渚宮草序

予甲子客燕。與徐公穆定交。未暇言詩也。越二年。公穆始乘一舟走塞河園居。徘徊於小橋茅屋之間。因相與遊晴川夏口。往來江港數十日。夜日在乎寬閒之野。寂寞之濱。和漁人。雜蘆子。備極冥漚。而後與公穆談詩。公穆出數年詩。皆令予道其工拙去取之由。予盡其誠。而公穆盡其虛。蓋亦朋友中所難也。但古人之詩亡矣。予所與談古人詩者亦亡矣。予尙敢言詩也哉。竊念生平思有以自立。空曠孤過。祇是一家。非其所安。意欲上究風雅。郊廟之音。中涉山川人物之故。下窮才力升斗之量。然是數者。非荒寒獨處。稀閑渺見。則雖不足以亂其情。而或足以減其力。雖不足以墮其志。而或足以奪其氣。則亦終無由而至也矣。公穆才秀朗。百予少年勃勃。以古今自命。久之而落落瑟瑟。然如有所失焉。如有所失者。其詩之候也。予所謂荒寒獨處。稀閑渺見。孳孳慄慄中。所得落落瑟瑟之物也。古之人卽在通都大邑。高官重任。清廟明堂。而常有一寂寞之濱。寬閒之野。存乎胸中而爲之地。決是以緒清而變呈公穆之候。其至矣。予請以渚宮詩爲端。公穆自渚宮歸蜀。蜀成都予有師在焉。曰朱無易先生。往質之。

汪子戊己詩序

汪子以抑塞之奇才。閉門十餘年。與古人精神相屬。與天下士氣類相宣。凡一切興廢得失之故。靈蠢喧寂之機。吞吐出沒之數。趨舍避就之情。豪聖仙佛之因拘放歌哭之變。既已深思而熟詣。出有而入無。確於中而幼於外。然後切之以舟車。證之以人物。廣之以雲水。收之以吟嘯。而歸之以不主故常。與無有常家之兩言。往與予論詩。板橋霜月之中。予乃颺言曰。詩隨人皆現。才觸情自生。天不以箕笑畢池。不以魴謝鯉。賢者升降於樂府。古詩之先。不能者周旋於律絕填詞之下。周旋志衰。升降力薄。夫作詩者。一情獨往。萬象俱開口。忽然吟手。忽然書印。手口原聽我胸中之所流。手口不能測。即胸中原聽我手口之所止。胸中不可強。而因以候於造化之臺釐。而或相遇於風水之來去。詩安往哉。汪子撫予臂大呼曰。然則子試觀予近詩何如也。

南北遊草序

胡應侯明府在里中稱詩。先予二十年。及予得從事於詩也。君折行輩而與之談。以其風華來相掩映。亦足以津逮乎予。如是者十年。君既博雅翔步。遍遊燕趙江淮間。去而爲官。君之子曰公遠。公占者。讀君之書。與予往來談詩。適秀道人予。幾不保其壘。而君之詩不相寄者。又且數年。私心以爲君力於官而倦於詩。而君自淮東往爲越中令。忽函一帙。詩寄予。使序。則數年來南北之遊在焉。憶里中當時與應侯稱詩者。皆一時譽髦。其後或厭或勸。或以銷沉而應侯獨深心好古。志高氣厚。凡朱門蓬戶。驥子虎兒。皆若造化位置之以成君之詩。而所經城郭山川。所逢淵人衲士。皆若先點染有致。以待君一詩。吾因而思詩之成也。有詩才有詩情。又有詩福。使非有詩福。則在人即爲厭勸。而在天即爲消沈。君苗之硯以福少而焚。應劉之友以福盡而亡。求才與情之無所不暢。亦不可得也。夫人世浮膏俗饒。亦必擇一福人畀之。而况多取造化精華之氣。久奪人士筆墨之權。寧渠無福乎。予奉應侯盤匱於二十年前。而今尙落落荆莒。既不及君所就。又不及君之子銳。則亦頽然厭勸人也。福薄甚矣。

古懽堂詩序

予既爲胡公占題其堂曰古懽。而公占刻詩卽以名其詩。夫公占之刻詩。蓋予促之也。予行天下。見朝吟。諷而暮登梓者多矣。於儒者所謂恥佛家所謂慚愧。俱不知何如。則嘗以語公占曰。子之於詩。固摛搢然有深力。豔豔然有秀采。剪剪然無塵埃者也。胡不鐫之以志子之勤。公占曰。未可也。吾得其句也。未得其韻也。未得其氣也。得其氣也。未得其神也。若夫才格則得之於天矣。法脈則得之於親矣。蓋其親遂昌公。工詩。固以詩爲家學。云服習數年。採妙觀微。潔濯窗格。芬履焉。以待佳思之經緯。韻如嘉卉。氣如美箭。神骨如奇石。予復以梓人進而公占始勃勃不自禁焉。予謂公占。君向來於詩。以不工爲恥。聞人以爲工。則又生慚愧。至於今而始勃勃不自禁。儒者亦有積累。佛家亦有時節。因緣俱不可強。予有何言。予只爲君誦良人惟古懽耳。

萬茂先詩序

聞茂先之名者十年矣。人稱其至性深淳。篤實而有光。深思好學。不知倦怠。古今高深之文。聚爲一區。而性靈淵然。以潔浩然以曠。且爲吾輩同調。及予過蠡浮貢舟。未息櫂。遇一黃冠。問此中人士。黃冠卽應聲曰。萬先生萬先生。予心知其爲茂先也。怪之。何其名至是。其後延接友朋。所稱茂先者。亦謂其與吾輩調同。而人地之美。如予家居十年。所聞者。但益以獎來學。抑薄俗。卽縑素童孺之長一技有韻。必令其開於人人。而後快。以是名益重。如是則尤文士所難也。予觀茂先良然而獨所謂同調者。茂先不受。予亦不爲茂先受之。蓋吾輩論詩。止有同志。原無同調。客因問曰。志與調若是殊乎。予曰。非但殊而已也。調者。志之仇也。有志之士。原本初古。審已度物。清而壯壯而密。常以內行醇備。中堅外秀。發爲自不猶人之言。而其途無所不經。則試取古人之詩。而盡讀之。志無人不。同調無人。同陶淡謝麗。其佳處不同。元輕白俗。其累處亦不同。譬如人相知。貴知其所不足。因而濟之。豈在衣服同笑哭同哉。夫茂先之詩。如鐘鼓聲中報晴。如大江海中扁舟汎汎。又如冠進賢不俗之人。又如數十百人持

斧開山。聲振州郡。而其實則幽人山行也。此豈吾輩聲調所有哉。而至其原本古音。審度物我之志。茂先無纖毫
不與予同。則何也。所謂志也。然則十年間。稱茂先不容口者。恐亦不能與黃冠之稱爭其深淺已。

序操縵草

予年十六學爲詩。初無師承。亦不知聲病。但家有文選本。利其無四聲韻可出入。竊取而擬之。殆遍其法。止
如其詩題與其長短之數。起止之節而易其辭。亦自以爲擬古也。越三年始有教之爲近體者。是時亦相知詩意。
有問予擬古詩十九首。及韋孟以下諸詩者。則面發赤。後數年又稍進。并陸士衡之擬古。江文通之代擬諸作。私
心亦有所不愜。則遂泛泛焉。回翔於古詩近體之間。蓋未有專力。至於今愧之。而要其猶知此中升降執筆運思。
輒有一二字近古者。則亦十六時刻畫殆遍。暗暗爲我根株也。然而力不專者過也。予入豫章。萬子茂先陳子士
業皆言熊氏伯甘長於樂府五言。古已而伯甘來把其詩。則樂府五言古十之六。合諸體十之四。帙中分數多寡
已可喜。觀其樂府。樂府以被管絃爲功。今未知何如也。不如取其離者。如牧童敲蓮五祀歌辭之屬。則離者也。離
而奇者也。觀其五言古。蒼以澹者有之。深以淳者有之。此與猶存脂骨渾然。吾知其用心。吸其氣而上。不搖其波
而使下。古詩手也。無不合也。吾猶望其稍離。稍離則上矣。何吸之有乎。觀其諸體合離之間也。雖離亦知其從樂
府五言古而來者。庸病乎。予因而問伯甘。伯甘曰。書無不閱者。惟不愛閱近代文集耳。嗚呼。得之矣。詩之衰也。衰
於讀近代之集。苦多。而作古體之詩。苦少也。近代之集。勢處於必降。而吾以心目受其沐浴。甯有升者。子之不閱
誠是也。予嘗恨古今爲詩之限。何以不訖古體。而止有律焉。離之囚之。又從而減其句之半。以絕之甚矣。其不古
也。人生竭歲時。忘昏旦。以求之精力。銷隕於是。而反以古詩爲餘。其不知甚者。乃反以古詩爲易。大郊。陂。小田野
將無真聲之可存。吾雖衰尙願從伯甘而究之。不敢忘讀文選時也。

二嚴書義序

有傳二嚴文字一卷於寒河者。伯曰子岸。仲曰子問。其文神魂清杳。含和吐潤。固已若光若滅。裔裔旭旭。於西冷之上矣。而且自名其社曰讀書社。予尤畏之。夫多涉筆。少下帷。固通人之大累。而有道之所深恥也。事業如博陸而不會讀書。文章如歐九而不會讀書。諒亦有愧於嚴氏之旨已。士君子天分高。塵務寡。不求甚解。奇隙克滿。然後如陸平原所云。叩寂冥而求音。眇衆慮以爲言者。夫是以可許焉。爾嗚呼。天下有饑由已饑之中。郎祕密一人之書。洛陽傳寫一篇之文。皆汗顏事。子岸子問。蓋深有志於是者。救人之饑。豈不亦急乎哉。二子尊人吾友印持氏者。越之讀書人也。予因愛二子文題之。而謗於印持焉。

汪闢夫時文序

予不幸出入於浮名之中者十餘年。而厭之。而友人汪闢夫曰。楚士之名。其子矣。次者予。惡是何言也。闢夫閉關十年。與砌苔檐溜相朝夕。以鳥鳴蟲響爲伴侶。而名已汪汪滄滄於海之內。予雖亦辱人口耳。然常逐車船之用矣。常煩和平之聽矣。常嘯於阮籍登山之時矣。常詠於袁宏月夜之浦矣。雖無意於名。而名亦有從此而得者。是以自厭也。故予自年漸深。意漸怠。天下之人。始有非之者。而予不辯。非惟不辯也。反覺天下之人。墮於吾年深意怠之中。適投吾厭之之意。而救其所悔。然不可以是而悔。闢夫之名也。闢夫之名。生於其閉戶。而不生於舟車朋友之間也。乃闢夫則自悔之。予近日見其道心沈退。學力幽壯。方自適於寥廓之野。而晦之以八關之齋。六逸之竹。其於名何有哉。而予又告之曰。名之爲物。往而不知其所。來而不知其何由。無形無影。無首無脊。浮動於不可知之中。而我之根深蒂熟者。遙遙與之相應。亦如人之鬚眉髮三者而已矣。夫三者非有用於人也。而子以其無用於人而去之乎。其將存之乎。闢夫曰。存之曰。如是則名生於閉戶者。何可悔也。雖生於舟車朋友之間。而實生於閉戶者。又焉足悔也哉。闢夫乃檢其前後文而盡刻之。

金正希文稿序

予於金子正希之文。而不敢題爲制科義也。直題之曰文稿。猶之乎讀漢註疏爾。猶之乎觀史論爾。猶之乎上諸子爾。猶之乎名臣奏大家集。而眞理學語錄爾。故題爲制舉義。而有所不可。然於所爲經史子集之類。其闊且大者近之。而一言一事之美。可舉以爲稱者不屑近也。典則者近之。而其熟滑者不屑近也。質雅者近之。而其舊醜者不屑近也。嗚乎。天下之人。忙於昔人久定之名。勤於今人易售之路。而不暇自伸其才力。精魄以爭奇。人魁士之所不能致。又不暇自理其喧寂歌哭。以挽神鬼。人天之所不能奪。而日夜艱瘁。燈寒蠶苦。從俗所號爲制科之文。舉委心力以求之。究竟命數所幸所不幸。與此何涉哉。而予以私計之。凡此心力之耗。與人世聲色貨財同一苦毒。使其欲爲古文字。則將舍此而別有古文。苟眞有志性命也。不舍此將無以學道。由此言之。彼耗心力於舉業者。其於人世嗜慾。以何分別而獨得美名也。乎金子年少深默。冷面隔俗。每披其帷。或俯而緝書。或仰臥而思。其曲折追其微茫。自尊其性靈骨體。以呈乎紙墨之上。任其所往而不欲收也。每金子一文出。而駭者至於不能言。愛者亦至於不能言。觀其伸紙用筆。俯思仰嘆。時何知世復有駭與愛者。但曰吾所有止此耳。舍此甯復有物乎。予謂金子雖俯思仰嘆。備極寒燈苦蠶之事。而卒未嘗耗其所爲心力也。何也。其心力殆歷歷然存也。吾弟服膺閱其稿。竟掩卷曰。直一味根器之言也。如是則題以文稿。而亦將有所不可矣。

官子時文稿序

士之有文。猶女之有色。文之有先輩時輩。如色之有故人新人。善論色者曰。顏色雖相似。手爪不相如。又曰。將繖來。此素新人。不如故知手爪之所以妙。又知素之所以勝。此一人也。豈目挑而心招。倚門而刺繡。可以微倖於歡儂之交者哉。夫時文中有多數句者。而先輩常少數句。有重後半者。而先輩常重前半。有用他文者。而先輩常用本文。此論色者之及於手爪也。時文中有讀之微笑者。而先輩不苟嬉。有讀之欲泣者。而先輩不苟悲。有讀之動人心目。快人口齒者。而先輩不苟豔。此論色者之明於繖素也。前輩淪亡。莫究此義。有志之士。多心傷焉。友

人官子以其文投予。予驚而相向退而告人。此於元詞宋曲中而有人焉。獨宗離騷者也。此于繁絃急管中而有人焉。獨彈素琴者也。已而掩袂嘆息於官子之前曰。子不得與倚門者爭旦夕之效。正坐此耳。子胡爲然哉。孔子曰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當此之時。吾亦未見好色者也。悔不盛年時嫁與青樓家。子盛年。子勿貽此悔。官子曰。非也。窮達天爲。智者不愁。瀉水置地。任其所流。子乃躍然而起。官子之見達矣。所以有官子之交。豈誣哉。

刻黃美中文序

予嗜美中之文。後於徐子卿先生。而先於天下人。天下人爭好其言。且非特一好而已也。蓋爭有爲其言者。凡爲其言者。率魁壘拔出之材。每用此得志於天下。而美中守諸生。自如卽美中自用此得志於天下。有日矣。今尙守諸生。自如友人金卜公。滸之文士。而具目與骨者也。盡刻其所爲文。以書告予。予於美中之文。無多少長短。淺深平奇。濃淡欹整。一字一句一篇。皆若身一葉而汎於海。身孤筇而支於巖。身貧兒而筦鑰於庫。身匹夫而瞻仰宮闕。茫然而已。爾獨其茫然之餘。汗消喘定。驚止味生。若竦然見其人。又若淵然見其抱出世之懷。而不甚屑於此者。故予於美中之文。不可謂不知也。美中日出入馳驟文字之中。冥心放手。未之有悔。而爲其言與好其言者。先用此以救世。蓋天下大文章。自有一日用。而決壞於浮靡纖削之人。惟美中文出而莊語可以救譴。冠裳佩玉可以救袒裼。經史之言可以救諸子末流。不必問救自何人。以何日往救。而大都不出美中一流之文也。有小儒者謂卜公不宜先刻作者苦心。見者承響寶入他家。亦復何益。其言似愛美中。不知大乘菩薩願人成佛。卽自成佛。卜公者固以美中之文作佛事者也。非特具目與骨也。

黃葉軒詩義序

予家世學易。先人蚤歲爲諸生。快其難。徒而治尙書。因課予兄弟尙書。惟弟服膺一人。中道徙去。去學詩三百六篇。蓋三四年間事耳。而弟之文已幾令四子藝工且富矣。弟謂我曰。吾樂之甚。吾終日行籬間而吟諷。吾終

夜步窗外以追尋。蓋是中有深趣矣。予視其文良然。但私謂六經無不美之文。無不樸之美。匡衡說詩可解人頤。而史稱其說詩深美深美云者。溫柔敦厚。俱赴其中。弟所謂是中有深趣者也。漢書又言兒寬有俊材。以尚書學見武帝。武帝曰。吾始以尚書爲樸學。弗好。及聞寬說。始好之。乃從寬問一篇。今上神聖。固予所最遠過。漢帝必時時問尚書。弟雖諸生。當抱異地想。勿自以爲樸學。弗好也。當使其深美如汝詩。且詩三百六篇。杜子美云。詩是吾家物。何言徒哉。

鵲澗文章卷之九終

譚友夏合集 卷九